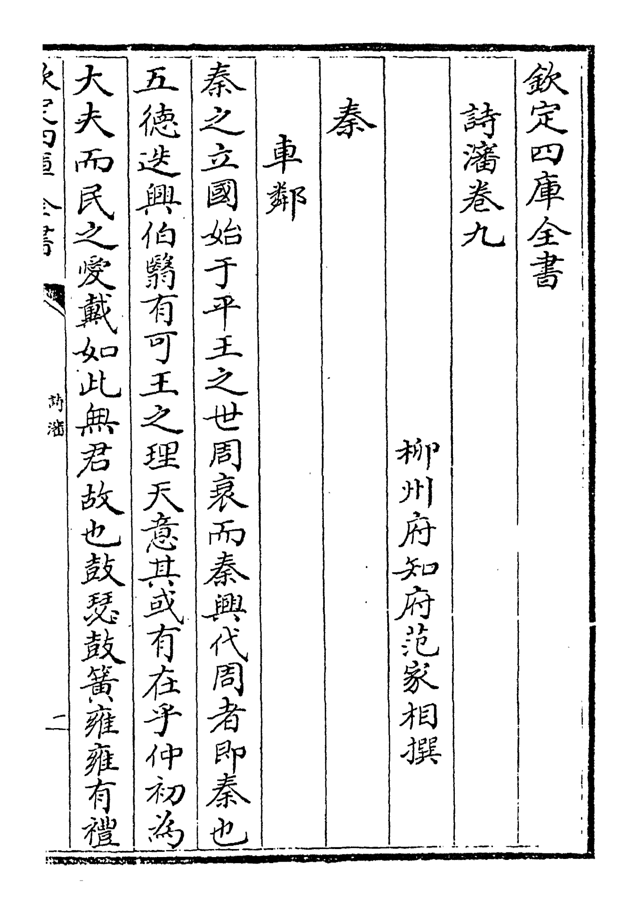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九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秦

車鄰

秦之立國始于平王之世周衰而秦興代周者即秦也五德迭興伯翳有可王之理天意其或有在乎仲初為大夫而民之愛戴如此無君故也鼓瑟鼓簧雍雍有禮

樂之風李札所以美其有夏聲乎

秦之為大夫始于仲故此篇稱于其為諸侯始于襄故

下篇遂稱公

阪有漆有桑隰有栗有楊梧其封殖而美之即衛風樹

之榛栗之意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愛之深而言之質

也然而仲之見殺于西戎已為之讖矣

駟鐵

上篇美寺人此篇誇媚子立國以此為重失其本矣秦

之亡也以趙高蓋兆端于襄公之世

小戎

小戎鋪張車馬弓矢之盛不無侈詞其體頗似雅詩而借女子之言出之所以為風也以報仇義憤之師而有從容暇整之象可以觀軍容而知勝負矣

戎車之小者為小戎收軫也車之四畔各有木以收之謂之軫軫方象地其在前者謂之軌不謂之軫軫去地四尺長六尺有六咫登車下車適得其中集傳據疏以

為前後兩端横木非也古人升車皆由車後以入車中非如今時升車由前轅以入車中小戎自車後至車中其深止四尺四寸較大車之六尺六寸為淺故曰俴收也輈者軏也在轅之端以之鉤衡而駕馬凡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輈從軏前而稍曲其上至末為頸至轅之端值衡則向下鉤之而束之以五棃然加采色馬衡者轅前横木當兩服之領上以扼馬領使不得去故又謂之軏古者車非一馬

當輈分四馬為兩服俱駕于輈以皮環當兩服之背引兩驂之外轡使不外出謂之游環又以皮繫于衡之兩端使不得内入謂之脅驅陰者揜軓也以板横于車之前及左右適當軓之處若陰蔽然暢轂長轂轂者車輪之心也其中空外持輻而内受軸者内頭為賢外頭為軹轂中横木為軸軸末為轊其鐵為轄軸上伏兔為轐轐上為軫凡大車轂長尺有半兵車三尺三寸安其車以便馳突也

從戎之士而曰溫其如玉溫其在邑其寢興則厭厭其德音則秩秩猶見投壺雅歌之度莫非中夏遺風西戎弑幽王敘秦仲襄公奉命征討故民皆踴躍敵愾而兵尚未入其境也故曰溫其在邑仲本附庸而邑之

秦

蒹葭

序以為刺襄者襄以武功立國唯事車馬田獵作西畤以僭郊祀無禮自恣周之遺民賢士委之清波浩渺而

不用詩人所以惓惓于周也蒹葭蒼露白秋水澄明伊人之高潔可想矣溯洄則道阻且長溯游則宛在水中央蓋下游為雒京士之在周者如見其在水中央而不可得也上游為汧渭士之在秦者道雖阻長而可致也而置之弗求則周官之舊不可復見矣魏仲雪曰此秦人不復見周室之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朱謀㙔曰是故老之遁跡在秦者襄公不能招致之也二家之見先得我心

終南

岐豐自幽王之末入于西戎者六七年秦襄伐戎至岐而有之以聲名文物之區淪沒有如水火襄公盡復舊守雖故君遠在雒邑而遺民猶見都人是以愛而稱之曰其君也哉然猶重望于將來也故序曰戒

史稱秦襄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始伐戎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如所言則自小戎以下皆文公之詩也孔氏以史不足據襄公救周即得之當如序說歐陽

氏及綱目前編皆宗史記不知史記本魯詩耳

黃鳥

康公從穆公之亂命蓋父子文刺之殉葬始于穆公至始皇之亡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可畏矣哉史載穆公殉葬凡百七十七人是可哀者不獨三良矣李德裕曰如三良者殉榮樂非殉患難也其論雖避然非三良之願殉穆公也康遵遺命而迫之焉得不死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豈是視死如飴

晨風

晨風望北風而來歸猶多士望盛朝以委贄所謂良禽擇木良臣擇君也朝無君子憂心能不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代故老作望君之詞是刺康公之不用舊臣也

無衣

秦自襄文而後無為王興師之事唯襄王蒙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有秦穆師于河上一事是時周室衰微諸侯

為王興師詩人豈刺其好兵若康公與晉構兵有令狐之戰河曲之戰又興師伐晉者一與楚滅庸者一意其皆假王命故曰為王興師耳若指秦穆之勤王則是美非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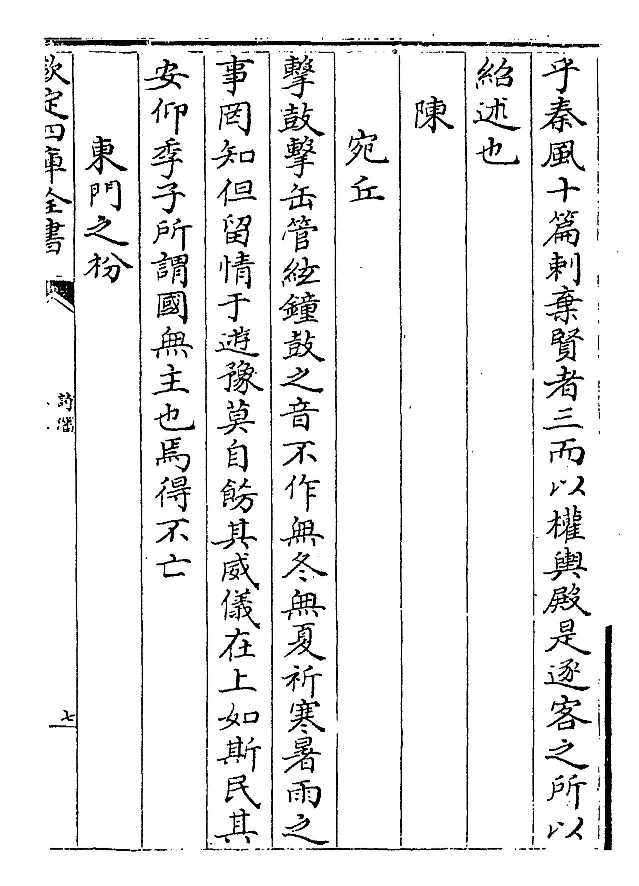
渭陽

秦晉交惡其曲在晉惠懷無親穆公納重耳以定晉康公送之贈遺之厚如此繾綣係戀詩非徒美其念母亦嘉其存厚也張南軒乃以令狐之役責其怨欲害乎良

心誤甚夫令狐之役亦晉之負秦而康之送雍則曰文公之入無衛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役是渭陽之情依然未改何云怨欲害于良心乎嚴華谷曰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送舅而勤拳不已自存思母之意讀之但覺其意味悠然深長也

權輿

首以夏屋為嘆夏屋食俎食俎雖設而食已無餘繼則四簋去而食竟不飽禮貌衰則賢者去況飲食之不承權輿



子秦風十篇刺棄賢者三而以權輿殿是遂客之所以
綌述也

陳

宛丘

擊鼓擊缶管絃鐘鼓之音不作無冬無夏祈寒暑雨之
事罔知但留情于遊豫莫自飭其威儀在上如斯民其
安仰季子所謂國無主也焉得不亡

東門之枌

此與鄭之溱洧相似酸薖而貽握椒猶往觀而貽芍藥也詩人疾而斥言之子仲之子蓋世家望族也陳荼大姬之化好巫恒舞其敝乃至于斯君子又以思太姒之嗣徽音矣

衡門

此為隱士之詩無疑然聖人録其詩賢者道其志固必有在夫隱為美德而遯之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凶是固視乎其人耳荷蕢沮溺果于忘世猶非聖人之所

取若時必不可則奉身避難乃為高隱衡門之詩其以儉德避難者乎故序曰誘僖公借隱居之詞以剌為誘也

陳俗好遊蕩而不務本業將必華宮室美飲食以為樂也而士則守衡門以棲遲對泌水以樂飢俗之娶妻將必尚治容擇門第以相誇也而士則食魚不求河魴娶妻不求齊姜居主賓之中不慕鼎鍾之奉樂漁釣之鮮自有蓬頭之婦以為民人勸即以為君上誘矣

東門之池

此就詩文讀之誠類男女聚會之詩而序以為刺時後序以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即彼美淑姬二句見之也盖績麻為女之正業上篇不績其麻詩人斥之矣古者井田未廢五穀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有所怨恨相從而歌焉何休公羊注詩所謂漚麻漚菅猶古之遺風也淑女非必即績麻之人但賢女多生于勤儉詩人因見漚麻之在東門與君

之得淑姬以聽其警戒故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其旨微矣

東門之楊

楊葉牂牂春將暮矣非婚姻之時昏禮用昏不用朝取陽往陰來之義啟明已見細柳在目男親迎而女不至民風如此誰實使之

墓門

佗之不良為祖宗丘墓所不容比之墓門之棘誰不欲

斯而去之乃歌以訊之而君若無聞知而不已養成弑逆之惡者舊之賢倫見始末追究先君不為侻置良師傅而作是也

防有鵲巢

鵲巢皆高而曰防實有之陵苕宜畀而曰邛實生之猶云采苓在首陽之巔也中唐之塗非一甓邛上之綬非一色瑣碎炫耀亂人耳目誰實壅蔽予之美士使予忉忉而惕惕也憂讒愛賢溢于言表豈淫奔之詩後序指

為陳宣或有據乎

月出

月出刺在位株林刺靈公一時之作也孔寧儀行父諸人與佼人相期在月出之時視其容飾而僚然觀其態度而舒緩樂可知矣然我獨勞心悄兮者為若輩憂其禍及也或曰三章皆言舒即徵舒也亦通

株林

靈公淫夏姬而詩言夏南者夏南食邑為大夫年非幼

稚乃宣淫其母朝夕無忌如此詩人策其禍之不遠也從者從夏南而往也形影相隨道路爲之寒心矣

澤陂

此亦刺靈之詩言蒲與荷同生于澤之陂美惡混淆即蕙蘭蕭艾之喻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似指泄冶之直諫而被殺也故曰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始未嘗不爲之寤寐思維而終莫爲之地唯有涕泣交横而已其詞慘切而易明豈猶月出之賦佼人乎

檜

羔裘

人君好潔其衣未為大過況羔裘狐裘皆法服大夫何故便去其國後序蓋以逍遥翺翔生義耳按詩但言狐裘不言何色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襃玄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狐裘黄衣以裼之狐白黄裘皆君服狐青大夫士之服安知此所云狐裘即狐白狐黄乎詩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國不過言其為

大夫之服耳

言大夫服是羔裘逍遥翱翔服是狐裘在朝在堂無所事事義不素餐自當避位去國彼其平日豈不爾思哉蓋勞心之忉忉雖憂傷悲悼直無如之何耳三章羔裘如膏即三英粲兮之意

檜并于鄭其亡最先故詩止四篇世次亦莫可考鄭氏以為夷厲時檜君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檜之變風始作按國語史伯對鄭桓曰濟洛河潁之間號

檜為大號叔恃勢檜仲恃險皆有驕奢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云云竊以羔裘萇楚必作于此時檜仲既驕且貪大夫義不苟安以道去國情事恰合且匪風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夷厲時周轍未東檜滅于鄭武一云鄭桓至平王初年尚存詩文固有明証也

素冠

素冠素韠素衣守禮固可敬矣而棘人之欒欒哀瘠憔悴尤非禮有餘而哀不足也傷悲而欲與同歸藴結而

與之如一因所見而念及其親孝子之言足以為風矣

季本曰棘葉少而無枝比其居喪骨立之狀

萇楚

萇楚無知猗那其枝我豈不樂為萇楚哉然弱蔓難存摇落在即危之甚也無室家者亡國之喻

韓非子載鄭桓將襲檜取其豪傑良臣智辯果敢之姓名擇檜之良田設壇場而埋于國門之外若盟然檜君疑而盡殺其臣公乃襲檜取之其言或必有本蓋檜無

君而有臣四篇皆忠臣之言也

匪風

風發而塵斯冥車偈而輸其載是周道之常有也乃匪風之發匪車之偈而周道之上觸目皆晦冥顛覆之象中心能不怛乎

曹

蜉蝣

古以蜉蝣為渠略即蛣蜣也生于糞土翅羽無可觀亦

未見其朝生暮死當别是一物言蜉蝣之羽濟楚華采鮮潔如麻彼亦自以為樂矣而不知憂之立致也彼小人以無事享其福賢者則以有事任其艱知其必將于我乎歸處猶言息肩于我之身也明惡在位之比匪唯務脩飾罔識憂公之狀

候人

小人驛騷候人之迎送不堪其苦矣赤芾者乘軒之服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是也

鵜鶘入水而得魚宜濡其翼與咮而乃不濡者高居于梁之上不待取而自得也貪而在位誠為可樂然不稱其服終不長遂其媾結之私矣

彼其羣黨之盛如草木之薈且蔚矣勢燄之盛如南山之雲朝隮于上矣而深閨之季女守禮婉孌獨不免于調飢蓋比守道之君子也

鳲鳩

以鳲鳩美君子之均平而思其儀之一故曰心如結兮

鳩之子學飛而出巢在梅在棘在榛無定處而鳩之在桑不易其所所謂一也唯一可以齊家正四國而正國人思古之君子以嘆今之不然故曰胡不萬年以為人君之勸也

下泉

泉下則冽但可以浸稂莠蕭蓍之賤而不足以滋禾黍其何濟于人哉寤嘆而念京周念郇伯也前三章一氣注下言黍苗之芃芃唯陰雨可以膏之竒明王在上如

郇伯勞民民無不沾其澤豈如下泉之洌哉

詩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豳

七月

周禮迎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于田歙豳雅祭蜡歙豳頌籥章氏鄭氏三分七月之詩既無所據而後儒迄無定論朱子以雅之楚茨四篇或為豳雅頌之噫嘻四篇或

為豳頌亦未確指以為是也竊以七月作于周公以其言豳之風土而名之曰豳詩因之東山破斧諸篇亦附于豳其實豳之民非本有豳詩也然則豳雅豳頌亦非豳之本有雅頌可知蓋所謂豳籥者以豳地之竹為之籥周禮注而吹以入樂雪山王氏謂一詩三用隨事而變其音者是也其言曰迎暑迎寒以豳之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鼓鐘琴瑟四器之音謂之吹豳詩祈年田祖亦以豳之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竽笙塤箎簫篪遂

管春牘應雅凡十二種雅器之聲掌之笙師者謂之吹豳雅祭蜡息老又以豳籥吹七月之詩而合之以播鼗擊磬頌磬笙磬凡四種頌器之聲謂之吹豳頌又曰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以其器和聲之不同耳其說似不可易

雪山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范氏處義曰民生本乎衣食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仁義之至也此詩大旨二家説之備矣或曰周家積德累仁先養後教不徒專事農桑詩何無一言及于教曰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爪壺菽苴以食農夫親其親也私豵獻豜上

執宮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長其長也非謹以庠序申以孝弟安得有此蓋不言教而教自寓焉矣

詩言流火即繼授衣言授衣即言觱發不言八月十月者詳之在下也或言日或言月者日即月之日一也三時皆有饁田畯皆以勞農但言三之日四之日者舉其重也

采桑以飼新蠶采蘩以浴蠶子蠶事之先後各有宜也

因采桑而悲與公子同歸以遠父母為悲女子之孝也

八月載績婦功之要先言萑葦而後言載績者蠶以奉公而養老布則少壯所常服故以績次蠶且績必于八月不先蠶而廢曲薄之功也

于貉猶言于獵于往也于獵而得狐貍則取為公子裘豣猶獻公豵乃私之獵以教兵戎習戰陣而奉公親上之化亦于是乎寓焉

斯螽莎雞蟋蟀非一物而隨時變化者斯螽蚣蝑即蚱蜢莎雞絡緯即織婦蟋蟀促織也三者皆草蟲而促織

化生不一不盡依于草在野在宇在戶在床下唯蟋蟀
為然洪邁曰此三句本言豳民出入之時鄭氏并入蟋
蟀中正復不然葢豳民戒寒之語也改歲不言正月而
言十月者周雖改時而述后稷公劉風化所由起宜言
夏時且豳民習言夏時因其風俗而質言之也
稻為禾之總名十月穫稻先言春酒介壽者重養老也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孝弟之道讀之油然以生矣
百穀之名見于易書詩而周禮有五穀九穀六穀星經

有八穀八星說者謂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為九穀禾麥黍秫稻粟菽為六穀又曰稻黍稷粱麥𣏌也五穀者禾麻菽麥豆也星經之八穀稻黍大麥大豆小豆小麥菽麻也百穀見于楊泉之物理論曰穀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凡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四十共為百穀也斬冰納冰蚤朝祭韭皆君上事所以燮陰理陽王道之成也躋堂非君堂也蜡祭之時鄉人飲酒黨正與鄉大

夫皆在焉民于是得以躋公堂稱兕觥而頌萬壽鄭氏所謂饗而正齒之時是也

鴟鴞

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孔安國謂居東即為東征是也而鄭氏獨謂周公作冢宰三年將攝政而流言至公避居于東成王多

殺其官屬公作鴟鴞以貽王救之二年王遭風雷之異乃迎公反位居攝始東征管蔡獲之如所云是周公先為冢宰三年聞流言而避位居東二年始歸朝東征又復三年前後凡七年葢以金縢言周公居東止二年而詩則明云三年故其說如此考成王多殺周公之官屬出之鄭氏本無証據王肅已力辨其誣故孔頴達謂東征實止二年以行役去來計之則是三年並不依鄭也朱子集傳亦既削之矣及晚年因蔡氏注金縢仍用鄭

說為其所感遂有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之語而明人郝敬著論以辨居東之非東征意在翻駁集傳而詞極浩博反以蔡氏為是故不可以不辨

孟子曰武王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金縢曰武王既喪羣弟流言于國是成王居喪公為冢宰時管蔡已散流言挾武庚以叛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其文甚明考之左傳史記並無異說若依鄭氏以弗辟為弗避則武庚既叛公即避位于東至二年之久始奉王命以

東征毋論遺孽鴟張懼難撲滅即公亦何忍坐視王室之動揺以負顧命之重乎且成王之疑公不過沖人之見耳公唯明白正大可以釋王之疑計未有善于東征者也故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辟者誅也先獲管蔡以歸于王王按法以誅之所謂辟也殺管叔放蔡叔必奉王命非周公所敢擅。武王但使管叔監殷無蔡叔三監非三人謂二伯之下有率正連帥三等之官也至蔡叔以啓商共叛見左傳霍叔同布流言見蔡仲之命一放一降並不與管叔同誅蔡霍並不與管叔同監武庚豈先已避居于東哉

公之東征先得二叔故曰罪人斯得非僅得其罪名可知二叔既得復討武庚之餘黨其事匪易是以居東至三年之久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子指二叔鴟鴞指武庚王殺管叔放蔡叔降霍叔為庶人公不禁痛心疾首于武庚而目之曰鴟鴞讀其詩如見其情矣或曰武庚管叔既伏法矣成王尚何疑于公而不迎乎曰流言起于骨月必有傳証非僅曰不利孺子而已故管蔡之罪定而王之疑滋甚矣且夫負扆居攝古所未有之事

周公之創局也覩其跡安得不并疑其心必至天變見金縢啓而公之精誠始大白于天下王始悔而迎公若其不迎公猶不可以歸也公以鴟鴞之詩貽王王但不敢誚公究未釋然于心斯時雖大聖人曷以自明哉詩之惡武庚閔二叔唯見于首章下三章但言成室之難而唯恐其毀是雖以曉王而亦以自明謂踐阼三年無非代冲人以救寧王室也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弗肯者王之年冲也是故沐握

髮食吐哺思三王兼四事旁作穆穆夜以待旦者今之綢繆牖户唯恐予侮之苦心也相寧王伐大商紹天命承謨烈遺大投艱不敢少寧者昔之拮据捋荼蓄租唯恐室家未立之憂勤也乃今之來東尾翛翛而羽譙譙望予室之翹翹恐不免風雨之漂揺焉唯予音之嘵嘵庶令居是室者無忘祖宗之遺構哉

東山

因人情之所必至而曲為之傳不啻若自其口出所謂

飲人以和而沁其肝脾也人將歸則思家之情愈切故西悲也舍行枚而製裳衣凱之還也蠋之烝于桑野蜎蜎其猶蠢動我之宿于車下敦然竟已無知憊之至也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次章言果蠃則餘草可知言伊威蠨蛸熠燿則他蟲可知町畽也而鹿且為場則不止于鹿矣不可畏而伊可懷愈于從軍之暴露多矣此為軍士之無室家者言也鸛俯鳴則天雨婦愁霖而穹窒嘆我行之又不至也行

未抵門而遥見瓜之在薪恍去家之景物也此為軍士之有室家者言也

于是無室家者新有昏姻之樂有室家者重有完聚之歡其慰勞更有不可言喻者矣至誠之道以情感情如是而不能動物者未之有也

破斧

東征而凱還何至破其斧缺其斨此非周大夫之惡四國亦非軍士之荅周公而慰之也我者東人之自我商

奄之叛五十國之人非不稱而戈比而干以相抗拒今則破我斧缺我斨矣四國之人于今始得匡正公之哀我人而拯救之者其德亦孔大矣哉盖東人美公破敵之詩首序是也

伐柯

伐柯必以斧取妻必以媒是故士之相見不以禮者君子弗取也況我之見公敢不盡禮以往哉其則不遠幸公之近也籩豆有踐多材多藝如几筵之上百物具備

不可悉數也此樂見周公而美之之詞

九罭

九罭之施宜有鱒魴朝廷之大宜有碩膚行見公之衮衣繡裳而往歸于周也鴻之遵渚而南不得其所也豈遂于女乎信處鴻之遵陸而北爰得我所不復來東矣今于女不過信宿之暫處耳

然而東人之愛公彌甚也曰東國之僻陋維公之來幸得覿此衮衣兮願朝廷之無以我公歸兮歸則長使我

望袞衣而心悲兮

狼跋

此詩說凡有四狼以貪欲致禍聖以無私安泰程子說也人視周公猶狼之跋前疐後而公處之從容自得蘇子說也朱子則曰狼跋其胡則疐其尾公遭流言而安肆自得如此蓋其道大德感安土樂天是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氏善曰物之累于形者無所往而不病聖之周于德者無所往而不宜四者之說皆以狼之跋

胡疐尾喻周公之被讒居東而蒙竊未安也

詩若曰狼雖貪殘之獸然胡可跋而尾載疐終為人所禽殺而已武庚雖反側然進莫前而退失據終自取于滅亡而已碩膚大功也言公奏此膚功以報朝廷乃居東至于三年之久其赤舄猶是几几也其德音依然不瑕也曾流言之足以累公哉以狼喻四國以碩膚德音稱周公斯之為美

詩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吳瓚

詩瀋卷十一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雅樂說

雅之有大小者以樂之大小别之也孔子反魯正樂之部分以復先王之舊使大小各歸其所小雅自鹿鳴以至魚麗治内治外事莫重焉而較之大雅之所用則為

小政有大小故樂亦分大小也小雅如鹿鳴四牡頍弁間關諸篇皆雜以風體而大雅則無是小雅如南山魚麗諸篇皆用疊曲而大雅則無是小雅猶近于風而大雅則已近于頌由其辭曲以思其音節由其體製以觀其典禮則雅之大小思過半矣

馬端臨曰古人歌詩合樂有不可曉者如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何預於燕禮而鄉飲燕禮用之采蘋采蘩大夫妻能主祭祀之詩何預于鄉射而射禮用之文王

大明綿興周之詩何預于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歌詩與作詩之意判然不合有不可強通者殆難意解而愚謂不難解也葢聖人之作樂與禮制相為表裏而其施不同禮之本在節樂之本在和禮辨異樂統同樂之用施之於朝廷亦通之於邦國其辨在音容之隆殺器數之等威而不在於文辭章曲之異同故其義茍可通則通用之而不為紊不必有一事即備一詩也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四牡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

白華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其說可謂明辨皙矣然則鄉射之歌蘋蘩取其守職而循法也享元侯之歌肆夏取其毋忘覲光而揚烈也見兩君之歌文王取其陳天命而勉事周也皆易地以見義而不必泥於作詩之本意此樂之所以統同也若三家歌雍樂有限制義無所取所謂禮崩樂壞而莫之挽者歟

鹿鳴

此非燕享通用之樂歌當從序為燕羣臣嘉賓之樂歌蓋享禮設几而不倚受爵而不飲禮主乎恭燕則飲酒樂豈笙簧琴瑟並奏於堂禮以通上下之情與享不同二三章明曰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安可以通於享乎享當用肆夏見左傳穆叔之言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鼓瑟承筐則所以厚貺之而使言也燕以示慈惠而不

廢求言之本禮之盛者無其文

周行大路也德音孔昭所謂示我周行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即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意賓以是示我可謂實獲我心矣君臣一德燕樂非虛如此

四牡

鄭氏以此詩是文王為方伯時使臣以王事來往四國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勞之之詞其云王事即殷之王事愚謂詩作于周公自從追王之禮稱之事雖殷事王

即文王詳見采薇

或曰文王遣使臣豈致有不遑將父之歎不知此文王代使臣以言情所以慰且勞也與陟岵諸詩不同

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皆以鵻興者蘇氏謂鵻即祝鳩孝鳥也左傳祝鳩氏司徒也敎孝也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皇華

四牡以不遑將父爲義有慰勞而無戒勉皇華以每懷

靡及為義則戒勉多于慰勞意各不同

駪駪征夫車騑馬集啟行之狀六轡如濡車調馬良征途之狀重在諏謀詢度以盡厥職合為五善分為六德內外傳之言備矣

常棣

左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屏藩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又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

公亦云杜氏以為周公作詩穆公歌之是也召穆公在厲王時見王室無親故重歌此詩以明公所以作詩之故非以詩為穆公作也

常人之於兄弟不至於外侮生急難至不足見手足之天親不至於裒原隰威死喪不足見同氣之可恃葢至是而見已遲悔已晚矣然而侮難喪亂之既過又往往近比匪昵妻子以兄弟為可外者試思兄弟翕則室家宜妻孥樂茍是究是圖不亶其然乎通篇一意而層折

反覆其味無窮夫朋友妻子同列天倫非不當親厚好合也但天合人合輕重有間不極言之而誰其猛省哉

常棣棣也唐棣栘也分為二木（見爾雅）常棣即郁李唐棣即楊陸璣誤合為一朱子因之至今紛如姜氏（炳璋）曰唐棣之華反而復合喻夫婦之別也常棣之華華鄂相承喻兄弟之和也鄂與萼通花足也詩人取興如此

鹿鳴之燕嘉賓皇華之効馳驅君臣之義也四牡之將父將母父子之親也此篇之兄弟既翕兄弟之愛也下

篇之求其友生朋友之交也於五倫似缺夫婦然此篇言如鼓瑟琴末言宜室家樂妻孥則是兄弟翕而妻子自當好合夫婦之道也五常爲百行之原蓋悉備於鹿鳴之什

伐木

三章皆以伐木興者取其聲之相應也伐木之丁丁不求應而自應鳥鳴之嚶嚶求其應而無弗應聲之同氣之求自然而相感雖神之聽之亦既和而且平可以人

而不求友乎

天子之燕同姓用肥羜肥牡異於諸侯之用犬也天子燕異姓以八簋比于公食大夫之禮以待族人設食之禮待之親之也釃酒即鹿酒下章之湑也重言酒重言肥羜明其為燕而非饗也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飲食多啟訟師子公染鼎釁生弑逆御斟憾羊禍足亡師所關非細先王慮此至遠也有酒則以湑酒飲我無酒則以酤酒飲我一宿之酤謂以鼓鼓

我以舞舞我皆代諸父諸舅而為之詞也乃答之曰待我暇日豈無湑酒而用酤酒乎親厚之至也

天保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言天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身其義大矣詩言百禄遐福至于川流方至必歸本于天之單厚者明天人感應之自然也言多福徧德極之日升月恒必歸本於神之貽爾者明幽冥之昭假不爽也至于中言多福即接之以羣黎徧德尤見福莫大于得

民焉葢所以勸之敬天尊祖愛民者無所不至讀此詩者當知此意豈後世之封禪美新典引可比哉

顔氏繹曰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民人也是用孝享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有道之世人醇工龎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也祈天永命之實必本於親民而斵彫為樸其道何由必以養生為本

采薇

武王成王無征伐玁狁之事此與下出車杕杜皆文王為方伯受命專征之事當時命將遣師勞還飲至得行天子之禮周公制禮作樂追述豐功以埀後世其云王事王命云天子者皆以追王稱之也如指殷受則以新王一代之樂章特以表小心服事之誠于義無當且是殷詩而非周雅矣即以大雅伐密伐崇之稱文王可見文王伐玁狁之事亦無考玁狁即獯鬻太王畏而事之文王之征事必有之昆夷即西戎竹書紀年紂三十三

年西伯專征明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周伐昆夷即此事昆夷在岐之西玁狁在岐之北即漢之匈奴也

薇春頮而夏花曰作止者春中時也柔則稍長剛則難食漸至夏矣啟行在春還歸在冬乃戍期之一定三章云我戍未定謂無定息之所非指戍期之無定

出車

伐玁狁伐西戎一役二事也采薇出車杕杜一事三詩

也今以三詩去來時日計之似有不合者采薇首曰薇亦作止與末章楊柳依依相應是啟行在春仲也乃出車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又在六月啟行矣采薇曰歸曰歸歳亦暮止與末章雨雪霏霏相應出車三章亦曰雨雪載途是旋師在冬盡也乃末章又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杕杜亦曰卉木萋止征夫歸止是又在春盡夏初還歸矣其互異何也曰采薇之二三章曰薇亦柔止薇亦剛止葢啟行在春而途中則歴更其時矣其

歸也歲亦陽止歲亦暮止至于抵家則春日遲遲卉木萋止分明今春出師明年春奏凱而夏抵家也然此一役二事當先伐西戎乎抑先伐玁狁乎蘇氏謂西戎與玁狁為犄角西戎平而玁狁自平當自西至北猶漢唐之伐匈奴契丹必先通西域也而愚不謂然采薇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玁狁孔棘則其事急于西戎甚明且出車三章明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是先伐玁狁必矣葢先城朔方以衛沿

邊之地進伐玁狁一月三捷隨即平定其時當在秋冬乃反旆以伐西戎故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下章接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文顯然伐西戎兵不血刃而下于是全師以歸焉故詩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然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一章是由朔方至西戎之文非還師之月日也善讀詩者知之

杕杜

首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是玁狁既伐嗣伐西戎也杕

杜實在秋冬是雨雪霏霏也二章接言卉木萋止征夫歸止是春暮抵家也其文益明

四牡以不遑將父為義此詩先言女心傷悲後言憂我父母義各有當也由征夫言之則當以父母為憂而不及妻子若婦人代子職以奉養舅姑則唯君子之憂是迫耳三章曰憂我父母者言其夫必以父母為憂也細味之自明漢書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此三家說也宣王伐玁狁别有六月采芑

之詩何當重出況時亦不合且宣王不還師以伐西戎也以此為别

魚麗

序曰萬物衆多可告神明似主祭祀言之但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是詩則為燕賓之樂矣朱子據儀禮一歌一笙之序移此詩于南陔三篇之後殊不必也考鄉飲酒禮工歌關雎笙鵲巢工歌葛覃笙采蘩工歌卷耳笙采蘋中越草蟲一詩又工歌之際歌鹿鳴四牡皇華

即笙南陔白華華黍則此三詩又當次于皇華之後矣詩之次第有不能盡依禮文者儀禮用詩非詩用儀禮也

言萬物盛多但言魚者在下動物之多莫如魚也大雅言豐年之兆亦曰衆維魚矣

陸佃曰鰋白額魚鱨魚黄魴魚青鱧魚黑鰋魚白鯉魚赤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由農師之釋魚觀之可見詩無一字無意義也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此六篇皆笙詩三家并亡其目毛公有其目而亡其詞僅存序義朱子謂笙本無詞而非缺文益本之劉原父鄭漁仲洪容齋諸人而朱子因之說者多以為疑明郝仲輿近時毛大可辨之尤明文多難以悉載考朱子所據全在儀禮而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樂之為言比音而樂之也是禮文顯以為有詞矣況工歌關雎笙鵲巢工歌葛覃笙采蘋豈升歌之笙有詞

而間歌之笙獨無詞乎此即以儀禮証儀禮而可曉者也朱子曰笙之無詞大約如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是又不然鼓所以節樂考擊出于人手類于𧯷磬柷敔不可比之以詞若笙籥管邃皆因人氣逼而有音其高下長短疾徐唯人是使如今俗樂必有工尺之譜也而謂笙本無詞乎

嘉魚

此與下篇一以樂與賢一以樂得賢皆燕賢之詩本無

二義故同用之鄉飲燕禮明人主之好賢崇德在下者不可不知所報已詳鹿鳴之詩矣

罩者捕魚之籠汕者撩魚之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其取魚一也詩言罩又言汕喻求賢之無方也首云嘉賓式燕以樂末云式燕又思言既燕而又思所以維繫之愛之至也

南山有臺

姜炳章曰人君既得賢而樂之形為歌咏曰基曰光語

其始也曰父母曰德音語其用也曰眉壽黃耉保艾要其終也從今日所得之賢想到賢者之耄期并想到賢者之必有賢子孫無非利我國家皆于今日始之可謂善說是詩矣然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非屬臣下謂歷數賴以綿長即邦家賴以永固也

蓼蕭

蓼蕭之微尚獲零露之湑況君子既見于前而不予之以嘉惠乎心寫而接笑語我是以得永終譽而安處兮

龍光天子之寵光其德不爽言能不貳其德雖至壽考而不可忘此德也

此非五服盡朝于王也侯甸男采衛應朝之年各以次述職于王王則燕之以示慈惠用昭天子之恩德益通用之樂歌

湛露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不明諸侯之為同姓異姓也考禮天子宴族人于室

宴兄弟于房詩言厭厭夜飲是在室在房可知專指同姓而言也若蓼蕭之澤及四海序文則合同異姓言之矣在宗載考言宗宮之成在同姓原有夜飲之禮非卜其晝未卜其夜也箋疏確不可易後人好立新説耳令儀令色成禮之美

詩瀋卷十一

詩瀋卷十二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彤弓

嚴華谷曰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大禮也設之所以重其賜蘇頴濱曰大飲賓曰饗行之以饗禮厚之至也呂東萊曰中心貺之言其誠也愚謂一朝饗之言

有功即饗不留賞也終朝而禮成故曰一朝

菁莪

莪生于中阿而有菁菁之盛猶士來田間見君子而獲栽育之澒中心悅之是以既之挑達之習消歸無有故曰樂且有儀

錫我百朋言多士之學業有日新之美不啻君子之錫以重貨也楊舟喻中材天下多中材故以楊舟之可沉可浮為比然而無慮也時敎有正學退息有居業勸之

以造就而我心則休矣

六月

小雅自文武以下至昭王穆王無一篇之存者厲之亂失之也共和繼政國未鼎移宣王中興樂在故府其音非變其詩多美而列于變者文武成康之治未盡復也末年戰于千畒料民太原祈父蔽芾諸詩相繼而作不可以一人分正變故并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篇統謂之變也變風有美有刺變雅亦然毛鄭之說當矣

六月非出師之時故首章大書之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明其不得已也六月采芑與采薇一篇不同彼為遣戍勞還故述將士室家之懷思此美中興武功故陳出師奏凱之盛烈其美吉甫者正以歸美宣王也

王者有征無戰故首三章但敘出師軍容之盛四敘玁狁侵犯之急即入元戎之啟行五言薄伐至于太原即入吉甫之萬邦為憲未嘗細敘戰功亦不窮追逐北此之謂王者之師雅詩之正也如韓柳平淮西平蜀諸雅

形容戰功非不淋漓盡致其于雅體失之遠矣

元戎大車也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先軍而行所謂選鋒軍無選鋒者非元戎之製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皆樹劍戟名曰陷陣之車　二章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元戎之啟行亦止三十里可見故下章接言既佶且閑也以玁狁之孔棘而吉甫一守師行常法從容暇整不敢勞兵擾民豈如後世兵貴神速日夜兼馳以攻人之不備哉

吉甫燕喜是王宴飲御諸友是私燕王宴祇有牲牢無

炰鼈鱠鯉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古注不詳其地集傳謂即太原陽曲王伯厚詩地考亦同顧氏絳曰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也漢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注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平涼縣本漢涇陽地今縣西四十里有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

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近邊而為之備必不料之晉地也若禹貢既修太原春秋晉人敗狄于太原子産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豈周之太原乎按明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亦以太原距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為邠州唐為原州而非冀州之太原也

采芑

六月首言玁狁孔熾王于出征皆直敘以至終篇此詩前三章言方叔奉命出師之盛末章始言蠻荊背叛不得不征之故雅詩體製悉由作者之命局可知詩在樂前也

方叔南征之師多于吉甫之北伐以詩文互証之可見然其車三千實是侈詞嚴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計甲士

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矣

夫六軍出于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

千人無三千乘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

恐未必然也愚意非但三千乘事所必無即六軍千乘

一時盡起亦豈必為空國之師蠻荆之叛未若玁狁之

急邦畿之内安可一日無衛兵朱子謂不以文害詞可

也

路車金車宣王所賜以重其行者方叔乘之以率軍也

至陳師鞠旅則舍路車以乘戎車矣路車有鉤膺而戎車則無鉤膺者馬婁頷有鉤詳巾車注婁與縷通左傳牛馬維婁猶云繫頷之鉤耳膺在馬胸即樊纓也非戎車之飾

方叔征玁狁當爲吉甫副故畧于六月而帶敘此篇之末不沒其功

我車既攻

天子之田獵與會同二事也宣王之徂東並行之者何

曰王于會同示諸侯以大蒐之典所以復古制一舉而兩得也會同之事重于田獵詩先田獵而後會同者何曰宣之徂東修車馬備器械先備田獵之事故先以行狩為始而敘其啟行也田獵之事不可以會諸侯何以會曰徂東之舉原所以命諸侯之會而非命諸侯之從田也既言會而復言同何也曰詩言會而連及之也王有大事設壇于國外會諸侯以命事謂之會不與同並行也宣益有征伐而會諸侯也何以知其有征伐也詩

言之矣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美其徒衆之不擾亦美其會事之神密不使有聞于外也夫非征伐大事而輙以會諸侯者未之有矣

吉日

車攻首言田獵而實重會同吉日則專美田獵也詛曰以祭房復選吉以差馬重其事也漆沮在涇渭之北即洛水也爾雅十藪周有焦頀在涇陽三原之間當漆沮之西南周人常狩之地也悉率左右以驅禽言古者田

獵先芟草爲防立通帛之竿以爲兩門又褁纒質以爲槸天子大芟草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内各在一方取其相應不得越離也其先教戰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設驅逆之車先驅禽納之防然後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天子射諸侯大夫士乃以次射所謂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也凡皆古禮之廢而不行者宣王悉舉而復之故序曰能慎微接下也

鴻鴈

厲王之時流亡四散宣王遣使招徠為之築室以作安宅而于矜寡惸獨尤加恩惠焉之子于征之子于垣皆指使臣言其劬勞在外或撫矜寡或董工作雖則劬勞其究我民皆得安宅矣又代述使臣之言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則謂我督率綦嚴宣示其驕矣

庭燎

列女傳宣王早朝晏起姜后脫簪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乃勤于政事此魯詩之說與序同者為其聽后夫人

以勤政故以美之而又箴其後也三章層次分明夜未中央而燎已樹之于庭鸞聲畢集于外司烜之敬事諸侯之畏威一時並見皆因王問夜之勤所以致此

沔水

沔彼東流之水無不朝宗于海喻諸侯之當朝王也乃鴥彼飛隼載飛載止中道旁皇而不進者為避禍計也嗟我同姓之兄弟異姓之邦友但思保身無肯為王家念此危亂者亦思身為王臣誰無父母而可如是乎不

蹟者責不循臣蹟也　三章言諸侯所以避禍不來者訛言在野寧無懲戒然其平日之不敬亦可概見矣茍能如我友之敬共則讒言何自而興乎爲不朝之人作勸戒而所以規王者益切史載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國語言陽叔違周新于晉國是信讒明証

鶴鳴

鶴鳴于九折之澤而其聲遠播于廣莫之野魚潛于深淵之中而有時出没洲渚之間聲無遠而弗彰身雖伏

而可求有如園有樹檀而下維敗籜則扶踈特立尤人所共見而易求者也誠得賢者置之朝右豈不足拾遺補闕輔成君德乎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者言求賢不拘品地也

錯者琢玉之錯石言山石雖賤可以為攻玉之錯石賢人雖微賤可以救人君之闕失其旨甚明

祈父

此非止為姜戎一役也竹書紀年宣王三十三年伐太

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敗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自中興以後兵役無休司馬失職宿衛之士且與六軍並役此子晉所以與幽厲平並舉也三川之震𩆊弧之謡一時並起豈獨姜戎之敗遽有怨咨乎楊升庵曰宣之末暮殆與唐之明憲無異自沔彼流水至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不過一間耳

六軍之士出于六鄉法不取爪牙之士宣乃令祈父出

禁衛以從軍何其好兵黷武乎祈父司馬也責司馬正以責王衛士可呼司馬而六鄉惟有呼天矣

詩記曰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末章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而驅之從征故以責之

白駒

蘇氏曰此留賢之詞也白駒而食我場苗可以縶之維之也乃縶且維不過以永今朝永今夕耳彼伊人者旋

逍遥而遠去如信宿之嘉客亦焉用縶維爲哉
皎皎白駒方其賁然而來思我其期爾爲公期爾爲侯
矣孰知今兹之逸豫竟長往之無期則且慎爾優游之
樂勉爾遁世之思哉
嗟此白駒始則賁然而來思今則在彼空谷矣始則食
場苗食場藿今則空谷之中束生芻以秣之矣潔身世
外其人誠如玉矣然尚無金玉爾音而長抱遐心哉因
白駒以思人因其遁而尚望其出曲折如話

黄鳥

此與下我行其野為一時之作此責邦人猶是疎遠彼言婚姻則尤甚矣黄鳥旅人之自喻曰復我邦族則是列國有位之人可知穀與桑栩指此邦之人無啄我粟粱言其漠不相顧覓食無從不如仍歸故土耳邦畿之内不能存異地之人時事可知

我行其野

樗木不可托蔭葍遂不堪采食而我乃托之采之至于

不我能畜深惡而斥之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爾之求新特而忘舊姻者不過以其富耳不知士之所重誠不以富也亦祇以異于庸衆為可貴耳論語引此二句雖斷章取義意正相似鄭氏謂男子就昏異國而女家負之良是

斯干

序但云宣王考室不言美刺劉向以為周衰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夫厲王奔彘

共和在內宫室依然宣王既承奢侈之後猶復改作如此安得儉若寢廟之小特就似續妣祖一句意為之説耳顧氏絳曰宣之中興不過如唐之憲宗而周人之美宣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孔氏曰此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宴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蓋所謂美者不過就考成宴樂而形容之耳聖人録其詩使後人可即事以考義豈有取於儉小之意哉

水之干山之下觀形勢而度土宜定基之美也如竹苞如松茂願其居是室而浸昌浸大成室之美也兄弟有同室之義故首舉之

閣載也閣閣者版築之固芋大也此章先言牆垣下二章接言棟宇簷阿庭堂曲室之美西南其户户之西向南向者詩所云毕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户在東室户亦偏東故西南無户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户矣

熊羆虺蛇之夢宣王畀之占人非腴詞也然而室家君

王實亡國于驪山之下占其可信哉

天子之女而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此王姬之車所以曷不肅雝也猶見周家内教之美

無羊

周禮牧人之職有牛羊犬雞四官詩但言牛羊者舉大以概小也不言馬者牧師圉人之所掌國之大用别有其官也言牧人者所以重畜牧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廢職至此而復所以美之

末章由牧事而卜年豐人衆之兆者犧牲成則粢盛潔神享其奉而降福孔皆矣歲美則國無疵癘農不失時故維魚之占為年豐有人斯有土民足則君足長享王食故維旟之占為室家

朱鬱儀曰周人尚騂三十維物騂其備矣以薪以蒸別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賈勰言牧羊須緩驅以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大十羊一羝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羣不孕則瘦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

曰矜矜兢兢羊皆護前知其舉羣無病云以朱説觀之始知詩人體物之精

節南山

此與下正月十月雨無正四篇序皆刺幽此篇曰國既卒斬正月言褒姒威之十月言艷妻煽方處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是幽已失國矣或云刺平則十月辛卯日食唐歷推是幽之六年豈可移於平王時哉此詩首章推本亂始追言日食之變下云昊天不傭降此鞠訩與雨

無正之戎戒不退如出一詞乃幽王既弑之言也葢宜臼在申未立或雖立而未東遷家父目覩亡國之慘無所顧忌發憤而直言耳

此詩家父所作考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求車一事上距幽王七十五年朱子謂序之時世不足信然孔疏謂古人父子同字往往有之如正考父之子為木金父之類左傳文十一年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吴子夀夢之後又有太子夀夢公子光之父名諸樊光之子亦名諸樊是也此家父亦是父子同字耳

弗躬弗親明王當躬親庶務弗問弗仕指尹氏擅權鬻爵式夷式已勸其速遠小人猶可挽正皆追述之詞四牡項領借馬以喻小人也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鄭氏曰四牡養大其項領而不為用喻大臣自恣王將不能使矣作誦以究王訩究其致亂之由也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王心既被訛亂尚何以畜養萬邦乎七章所謂不自為政卒勞百姓也

正月

繁霜而在巳月賊殺之氣上干天和也罔上惑衆之訛言泰天綱而賊正士是以譴見于天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刈伐之慘也民今方當危殆之時殆天之夢夢而無定耳如其既克有定則靡人之弗勝矣夫天之勝人必視其所憎而降之殃而有皇上帝究伊誰之云憎指小人也

季氏本曰山起平地至卑也然一簣之積可以爲罔爲

陵猶訛言之禍不可為小也歐陽氏曰凡鳥之雌雄皆以毛色首尾為别唯烏之首尾毛色無分雌雄故曰誰知烏之雌雄

阪田也而菀其特則風雨摧之天之杌我如恐不能勝我我其何以自存乎彼之初用事也亦嘗求我為法則而如不我得矣今則動見掣肘有同拘執以仇仇相視使不得一盡其力是誠何心哉

哿矣富人即旨酒洽比之小人也佌佌蔌蔌因刻剥而

享厚奉以之遭亂可矣而惸獨無辜其何以堪此哉夫亂離之慘無分貧富舊說指平民中富厚之人非是

十月

鄭氏據緯書以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弁為厲王時詩魯詩亦以豔妻作閻妻指厲王之嬖寵然十月辛卯唐歷推是幽王之六年尚何可疑乎唯震電一章集傳并作六年事則無確証按此似追敘幽王三年初娶褒姒岐山崩三川震榖洛鬭之事見國語故曰百川沸騰山冢崒

崩哀今之人知灾異明見于天胡早不懲戒以至今日也其文甚明

以豔妻次七人之後自是歸重亂本詩所指宰執以下競為淫樂非目褒姒若云亂本則當如瞻卬詩探本言之不當列于諸臣之後然臣工之淫樂何以七人皆然乎

皇父作都于向董卓之郿塢也牆屋不與謀而徹之工作煩而田卒至于汚萊權勢之横一至于此下章四方

有羨非民有羨餘也葢勞役之重向之民謂四方猶得免役為可羨耳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即鄭桓公所云王室多難予何處可以逃死之意

上篇責尹氏此篇責皇父太師卿士皆三公司徒冢宰皆要地乃下與膳夫内史趣馬師氏聯為一氣以彼四人皆褒姒親信藉其勾通宮禁彷彿楊李王鉷專權天寶之狀

雨無正

此痛恨諸臣之悮國追敘之以自傷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平王未定東遷之局可知此章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下章曰曽我暬御憯憯日瘁知是近侍人之作也三事大夫皆執事之人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被罪而出黄縁復進也蔡京章惇一輩行徑如繪其詞激其音噍以殺

曰昊天又曰昊天仰其廣大又望其憐憫也舍彼有罪尹氏皇父諸人若此無罪四國饑饉之民

戎成不退事見國語史伯曰申繒方强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繒而繒與西戎伐周周不守矣此戎成之証

六章云不可使四句最難體會若曰我之仕所以棘且殆者何也如王之所使我以為不可則得罪于天子矣如將順其命亦云可使則我之朋友又怨我之逢君豈不難哉七章遂專責朋友之棄君而不顧

詩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十三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小旻

此惡小人邪謀亂國將以致難故臨深履薄不勝戰兢之懼焉荀子及樂王鮒引此甚明葢小人自專自恣盈庭之人誰敢攖其鋒而執其咎乎行邁之謀築室之議

坐見淪胥思一奮而無由彼其如虎而翼也如大河之前横也孰則暴之馮之詞直義顯通篇一意

先民是經指文武周召大猷是程指顯謨承烈

小宛

此當從朱子為兄弟相戒之詞但殷憂如此則刺時亦在言外毛公因禮記引明發二句指為文王因以先人為文武而序為宣王時詩非也四章明云無忝爾所生則先人二人非父母而何

鳴鳩小鳥其飛戾天陸農師曰勉强故也即首二句可貫全篇明發有懷勉懷親也飲酒温克勉去疾也中原之菽唯民所采螟蠃負子教誨易成勉從善也月征日邁力雖不齊夜寐夙興勤有可恃勉力學也今之時桑扈則啄粟矣塡寡則岸獄矣握粟以出卜殆無地不當側足者唯有温恭小心戰兢自持庶幾無隕于薄氷無墮于深淵終惕之以禍而勉之以不得不然也時事不可知哉

小弁

此宜臼在申其傅作此欲以感動幽王也鸒斯不能反哺而歸飛猶得提提我其不如鸒斯也哉民莫不穀而我獨于罹豈其得罪于天乎我其何辜于天究伊何而獲罪真無如之何也

柳之菀也鳴蜩集而嘒嘒淵之漼也萑葦托而淠淠言大無不容也韓傳舟無柁則不知所屆心之憂則不遑假寐葢憂王之不知自主也

鹿之奔也尚求其麀雉之飛也尚求其雊我之被逐殆
鹿雉之不若耳譬壞木無枝誰不疾其無用而伐之歟
下遂接言伐木之狀
王之信讒如飲醻酒不加慈惠舒緩以究之如彼伐木
者斯其根即掎其巔而析之以爲薪斫以斧即扡之以
手不斷絶離析之而不止何其忍也掎者拽之使倒扡
者披也
山高而人能陟之泉深而人能浚之垣雖隔能禁人之

耳相屬乎纔言之生誰不知之言其可易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知其被逐而傳成之者益甚也

巧言

君子如怒剛斷足以折奸故亂沮君子如祉聽正足以止邪故亂已亂者讒言之亂正青蠅曰交亂四國是也荏染柔木樹之以為審音之用往來行言數之以見輿論之公彼小人者時而為蛇蛇之碩言則儼然出之口矣時而為如簧之巧言則見其顔之厚矣亦何難審而

辨之

何人斯

暴公譖蘇公而與之惡蘇公先借從者之媒孽以為言前四章極形其伺察交搆之狀而暴之行亦在言下爾之安行猶不遑舍爾之亟行何暇脂車但一者之來豈遂無暇俾得敘伯仲壎篪之好出三物以重詛盟乎畏之之甚也暴蘇之事無考序蓋傳之自古

巷伯

萋斐羅織成文如貝之生而成錦者然箕星踵狹而口廣如人之張口進讒者然始因端而傅會繼極口以逞詞二章各有淺深

寺人不列於君子而夫子與緇衣並稱者身在君側知讒最審而明目張胆作深惡痛絶之辭濁世之清流不是過也若云受讒被刑為是切膚之痛則其義淺矣

谷風

習習谷風因以及雨惡以漸至也及頹則轉為焚輪矣

維山崔嵬喻頹風捲地之狀三章祗一意君臣道衰而朋友之義絕詩人所以深刺也杜詩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反而觀之可以見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之義

蓼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荊門閘改定

蓼莪辭皆自責而序專刺王者終養之孝無伸征役之重可知也莪也而為蔚為蒿雖以自責誰實使之若曰昔為中阿長養之材今直視為道旁之賤草矣傷哉劬

勞之生我以有此身也其何以堪蓋兩意俱到

瓶罄而罍恥舊說子喪其心親亦恥之大小之喻進一層以自責也後漢陳忠喪服疏云巳之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蓋以瓶自喻以罍喻上也可合而觀之

朱氏善謂此傷父母之既沒與陟岵鴇羽不同然下云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謂不能終養于卒也作父母見存為是

大東

後序謂譚大夫作此告病然詩曰小東大東則告病非止譚國蓋舉大勢而直言之西方之國亦必如是也詩云西人之子非民人也蓋指在位之小人私人舟人則是嬖倖

有饛簋飧黍稷之薦祭之隆也有捄棘匕虞人之概禮之備也周道之上砥平矢直王路之坦蕩太平之景象也三者唯古為然而今則否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陳氏曰匕之别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

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所摡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摡牲體之匕也柶匕也所以取飯簋瓦器高一尺容一斗二升取飯于簋其匕曲而長

以有洌之氿泉而浸彼穫薪則薪不能然猶困疲之東人不堪重以賦役也夫薪是穫薪何故浸之寒泉也尚其收而載之哀我憚人何忍疲諸奔命也尚其寛而恤之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左氏所謂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

不勝其富也吏道雜而多端末流之淆亂大概如此

後三章以天漢喻君王以衆星刺在位也織女七襄而不成章襄去也一日之間自卯至酉去七舍牽牛徒睆而不可服箱耕織之罔恤也啓明長庚之徒耀有捄天畢之空施出作入息之不分漁獵網罟之莫事也箕翕其舌斗揭其柄徒有簸揚挹取之形而東人之困滋甚矣韓詩外傳曰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在位者非其人也得其吉矣

四月

征役乃人臣之分況自夏徂冬尚不逮楊柳雨雪之期而詩之哀怨如此者殘賊之害雖盡瘁以仕而寧莫我有是以不勝其憤也先祖匪人者人本乎祖先祖雖亡其神靈匪猶是人乎胡寧忍予而莫予救也猶雲漢所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意諸解皆失之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殊尤之材也乃廢為殘賊而莫知其尤相彼泉流有清有濁激揚之分也乃不分清濁而

一并搆揚其曷以能穀乎下章遂言江漢盡瘁之苦三章蟬聯而下末二章言欲高飛深藏而不得也

北山

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行役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若猶知其才之可用者但為此輩所遏抑耳惟其出入風議靡事不為是以使我賢勞以遂其逸樂其如我有父母何哉

無將大車

大車載多行遲不勝塵冥之苦猶大夫任重責難反受小人之汚䘏也任勞任謗不可以多思多思徒自病耳二章曰不出于熲言憂思晦昧摠無由一出于光明也魯詩作周大夫親信小人詩人戒而諫之亦通

小明

此與北山大㫖略同北山直而小明婉以無父母可念耳共人即下靖共之人以在朝燕息之小人稱之曰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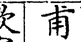
人勸之曰正直動之以神聽其旨微而婉矣哀亂之世
賞罰不明內外大小胥無任事之人可見
首言二月初吉是蒙上文至于艽野而言二章日月方
除是冬盡而初之侯三章又言日月方奧是首年歲暮
啓行次年二月至艽野四月尚無歸期也

鼓鍾

幽王未嘗東巡淮水後儒疑序為誤韓詩作昭王以左
傳有南征不復之語可証也與詩殊不相類或曰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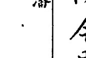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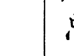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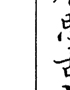
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後又西巡伐徐徐與淮近當為穆王時詩但變雅無幽厲以上詩也考左傳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友人姜白巖謂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太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即中嶽然則幽王因太室之樂沿桐柏而作樂不必定至淮水也毛序似必有據不可廢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籥以雅以南以笙磬琴瑟奏二南二雅也以籥不僭以籥舞南雅不僭忒也行列僭差謂之僭詩若曰二雅二南


文武之德也今之奏樂者淑人君子也耶何其德之不猶也

楚茨

楚茨十篇序皆傷今思古以刺幽朱子以辭氣不類改為周初盛時之樂章是也刺幽之詩自節南山以下莫不悲憤疾苦何此十篇樂易和平如此明是經師迷失經之次第并其序而亂之者諸家猶疑此篇首四句及甫田我取其陳一句為傷今思古之証不知此篇言蒺








藜易生始而楚楚俄而抽棘葢借其生意以興黍稷之與與翼翼也我取其陳二句言年歲屢登積貯足以食農而接之曰自古有年猶頌云匪今斯今振古如兹也何當强就序說乎

朱子以此四篇皆公卿有田禄之詩按左傳引我疆我理二句明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非公卿可知周禮鐘師云尸出入奏肆夏又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詩曰鼓鐘送尸是金奏肆夏也公卿焉得用之

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如以為公卿大夫之詩則仍是哀世之音矣

楚茨天子時祭之樂歌也周之盛時年豐時和烝嘗之際致敬備物神享其奉福流無窮首言年豐備物皆重農力穡所致周以穡事開國故推本言之次言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分明道出時祭言烝嘗以該禴祀也

詩凡六章各有頌禱之言見於章末明主祭者節節盡其誠敬幽無不格也首章豊登備物先祭以戒事二章

序事辨賢祝祭于廟門此初獻以求神之事三章君婦

獻尸有司助以將事此初獻至六獻之事四章饋食酳

尸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此八獻九獻祭畢受嘏之事五

章禮成送尸有司因以徹俎此祭畢送神之事六章祭

既畢合宗族以散神惠徹樂而奏于寢此祭畢之燕禮

也

姜炳璋曰宗廟之九獻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

腥四獻王亞獻于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

六獻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于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八獻后酳尸亦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是為八獻既酳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諸臣乃進而酳尸是為九獻然分之為九合之實止三節薦腥一節薦熟一節酳尸一節也二章或肆或將祝祭于祊是薦腥第一節也三章君婦莫莫為豆孔庶是薦熟第二節薦豆籩之禮也四章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是酳尸第三節而祭事畢矣五章六章乃送尸徹俎燕私之

禮非正祭文

信南山

信南山烝祭之樂歌也楚茨蕉烝嘗而此復專言烝祭者時祭之終田功之成尤重之也二章雨雪雰雰正冬祭之候末章特言是烝是享明非他祭可混

井田始于黄帝而詩言維禹甸之者洪荒汩蕩水土平而疆理新實自禹始也故孟子言井田亦始夏后氏井田三代相因改邑不改井周之井田本仍殷制但周尺

小於殷尺八尺為步步百為畆約計百畆適當殷之七十畆以授一夫未嘗變易井田改造溝洫以為疆理也葢殷末豪强兼并經界不正民無恒産至周一一從新更正是之謂我疆我理耳

古者八尺為步步百為畆畆之中為壠以種穀有似今之田疇故曰壠畆也壠濶一步長百步終于一畆壠下有水道以通水於溝謂之畎壠高而畎低畎深一尺廣一尺其長亦終于一畆凡一畆三壠三畎皆向南向東

故曰南東其畝

姜炳璋曰匠人百畝為夫夫間有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攔截于田之起處使諸畝之水得以同注于此也凡遂之東入于溝者必横截于畆之南諸畝之水皆直注于遂畝直畆亦直遂東則畆南矣遂之南入于溝者必横截于畆之東遂南則畆東矣總不出孔疏縱横二字集傳所謂順水之性是也何以不言西北水勢所注非東則南自無西北之可言耳畆雖有西北

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横者溝遂之定制則畆但言南東可矣

溝洫之制詳于考工匠人凡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此地官遂人所未及者合觀之而溝澮之制可明但遂人治野與匠人治溝洫不同之處前儒聚訟不可不亟講也附載遂人

匠人溝洫不同辨于後

周禮小司徒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葢自一夫以至萬夫皆以十為數考工記匠人治溝洫田首有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專達于川葢自田首之遂至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為數據遂人則九萬夫當得九川據匠人則

九川合為九萬夫惟有一澮遂人之溝澮太多而匠人太少于是鄭康成註遂人指為鄉遂法于匠人則指為畿内之采地朱子從之以注孟子然鄭註于他經本無所徵觀小司徒職明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畿内田皆井授豈獨鄉遂且遂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匠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安見遂人之為鄉遂而匠人之為都鄙哉前儒夾漈鄭氏永嘉陳氏薛氏皆推明遂人匠

人溝洫之合而詆鄭註之失大意謂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也匠人所言者開方法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專就井地言之遂人兼溝涂言之匠人成間有洫非一井之地止一洫而已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止一澮而已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同之地九萬夫其間溝洫多矣井田通于天下豈有鄉遂都鄙之異其說至為詳盡初學每苦其浩博而莫之究余貫諸家之說為之約其詞曰三代聖王

疆理天下井養萬民作為溝洫川澮以佐耕耨備旱潦者豈有異制哉凡百畆為一夫其田首皆有遂接諸畆之水以入于溝深廣各二尺一夫各一遂遂直而溝横溝以接遂中之水入于洫深廣各四尺九夫九溝溝横而洫直洫以通諸溝之水入于澮深廣各八尺九百夫為一成凡有九洫洫直而溝又横若一同之地為百成中有九十洫横以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為萬夫之地澮之深廣各二尋直達于川是故

田間之水必由遂入溝由溝入洫由洫入澮澮乃專達于川遂人之溝洫雖多實則千夫有澮即匠人同間之澮也萬夫有川即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之川也一而已矣遂人以九起數者百里之地五溝五涂居十分之一連溝洫而增一夫也匠人以十起數者除溝洫而專言井地故減一夫也遂人九百夫之地各有九洫實止八洫九萬夫之地名有八十一澮實止七十二澮兩川各環其外豈有二哉朱子後亦

悟鄭康成之失而孟註未及改正未知何故學者毋泥于一說而不通也按語錄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一萬餘夫各百洫十澮一川洫澮恁多匠人一同九萬夫止十洫一澮洫澮反少何也朱子答以此采地之制異于鄉遂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遣間檢看許多溝洫與遂人之制一般子約看不仔細耳此朱子已悟鄭註之失矣

方望溪曰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葢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間有洫乃九百夫之地遂人十夫有澮而匠人同間有澮乃九萬夫之地也不知百夫

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為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為澮者八其外始有川以環之積而至于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為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而已矣其環于百里之外者即環于三十里外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其實即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即千夫之澮所達之川遂人匠人之法一而已矣其曰專達于川者洫必由澮以達澮則直達於川也

姜氏曰少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賦稅之法也今以開方法凖之一邑二里積而為甸八里也夫方十里為成井百夫九百何故以八里定賦乎葢除去三百二十四夫使治溝洫而不稅其出賦稅者但五百七十六夫故但以六十四井為率而云八里不盡一成之數由是而至四都亦以是為賦而不盡一同之數可見先王溝洫之重遂人兼言之匠人除去言之少司

徒又除去治溝洫以之定賦稅一而已矣

司馬法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此出車制也其以井起數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者連溝洫言之即遂人之百夫千夫也成十為終即遂人之萬夫也遂人既合於匠人則司馬法亦合匠人矣至朱子注孟子請野一節之悮詳見大田之詩

中田有廬孔疏謂古者宅在都邑田于野外農時出于

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毛奇齡曰百畒之宅其半在邑冬月皆入保城豈可容哉考工記王城七里鄭氏言公城七里尚書言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今但以五里之城折中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四分之為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所容不過九千家今以公侯百里為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所容止八萬家而九千家之地何以容之益二畒半在邑者城外之邑也王制量地以制邑凡鄉遂皆有邑公家曰公

邑私家曰私邑食采曰采邑丘曰丘邑都曰都邑比長黨正皆有官居自邑而丘甸民於冬月聚處其中所謂邑里入保者保此而已即近郊之民亦必附郭而居不宜虛城中市廛以待冬月一時之入也

是剥是菹獻之皇祖因農田之所登重之也古者天子自有田以種瓜華不斂之民間周禮場人之職祭祀供其果蓏是生瓜也至八月剥瓜乃淹漬之至冬以成菹獻之皇祖以重田物是烝祭之時物也

鸞刀啓毛是主人親自殺牲祭統曰君親鸞刀羞嚌是
割所羞之嚌肺熟割也禮器君親割牲亦是熟割若祭
義云君牽牲入于廟門卿大夫鸞刀以割取膟膋則是
生割而無君割牲之文夫嚌肺牲體君俱親割況告幽
全乎當是君刺牲而卿大夫贊之
此詩或引祭義君牽牲一節指為諸侯祭祀之樂歌按
記云卿大夫序從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
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以退似即代君割牲之文非專指

諸侯之祭樂記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尚袒而割牲況宗廟乎

甫田

甫田美勸農也首章適南畝烝髦士勞農勸相三時弗懈而省耕補助之意亦在言下想見成康富庶之美有自來矣歲取十千者百取其十萬取其千什一之征也取其陳以食農人則自古有年可知

二章上五句言方社之祭極其誠敬是以獲此有年也

方者四方之神天子祭四方歲徧社五土之神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是也用羊不用牛者方社不同社稷也下四句接言田祖既祭甘雨時降是以黍與稷翼翼以穀我士女田祖先嗇也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農民之禱君也千倉萬箱百姓足而君孰與不足農夫之慶即君之介福而願其萬壽之無疆

大田

大田美勤農也首從播穀說起二言田祖神功蟲不害稼三言收穫豐盈末言祭方之誠無非勤農之意　秉畀炎火毛以炎火為盛陽是也祝融司令螟蟓潛消不啻田祖之秉畀于炎火非如集傳所引如姚崇之焚蝗周人百畝而徹其井田雖仍殷舊而取民之制不同殷人七十而助謂一井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廬舍在內八家各授私田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故曰助者藉也周仍殷制一井九百畝分之九

夫各授田百畝廬舍亦在内而歲取其所收之什一故曰徹者徹也鄭氏曰徹者通也通天下之法也周禮小司徒遂人及考工記匠人皆云九夫為井不云八家同井亦無公田之名孟子言王政必曰耕者助而不税若周既有公田則名雖為徹實即是助何必更舉助法以勸時君乎乃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之曰雖周亦助何也葢周制一夫各授私田百畝其税于公也雖不云供其公田十畝之入實不啻私其九而公其一

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當時百姓尊君親上雲蕩雨祈上下交歡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耳徹法與助原不相背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曰什一而藉藉即助也穀梁傳又明出公田二字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是周之井田原有公田之名可知即什一亦是藉民之力與助無二也故孟子引詩以堅滕文之意

曰孟子鄉田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豈非周之井田耶曰上文明云惟助為有公田此曰公田正殷之助法也若是周之徹法則當時經界雖不正民間遺制猶存何必詳言其形體以告滕文乎但殷人七十而此言百畝則是就周之井田言之也就周之井田以行殷之助法改九夫為八夫以中間一夫之田為公田藉而不税此孟子復古宜令之良法美意也

曰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說如何曰

此鄭氏之悞而朱子因之者也鄭氏以遂人為鄉遂法匠人為都鄙法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下文鄉田同井之鄉即侯國三鄉之鄉請野之野即遂人治野之野也豈同是野而遂人指郊遂孟子指都鄙乎國中都鄙之地民居相錯山谷藪澤畸零横斜自難畫井分疆令反欲行助法郊野鄉遂土地平曠正可行助而反欲行貢法不亦戾乎馬貴與謂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制

是也若國中之地則一夫但授田百畝而賦其十畝之入所謂以貢法濟助法之窮也孟子欲行助法與有若盍徹之意不同有若是救其加賦故但舉徹法為言孟子欲行仁政故改徹為助又有郊野國中變通之法善讀書者但紬繹上下文而細味之可得解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詩記謂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遙韻是也鄭箋引周禮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非詩本義四方之祭不

在陽祀陰祀之中故孔疏不從

瞻彼洛矣

此王有征伐之事召諸侯于洛水之上而諸侯美之之詞韎韐鞞琫六軍之戎服戎飾天子亦服之以講武也洛之泱泱喻福禄之廣大也韎韐茅蒐染草是蔽膝之衣韐即是韠周官云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也本士之戎服而天子講武亦服之鞞琫有珌天子之刀飾也

裳裳者華

裳華天子燕嗣位之諸侯也孔叢子曰天下有道諸侯世保其禄故于其來朝賜以燕而嘉予之維其有章禮文之備乘其四駱車乘之美左武右文無所不能見嗣位之稱也曰是以似之者似其先人之為諸侯者也説苑曰舉古之君子以美之亦通

詩瀋卷十三